

桃核承气汤下之，大便紫黑，少腹软而满尚未减，后用大黄廋虫丸久久方愈。乃知仲师抵当汤方治为不可易也。”

曹颖甫认为在应当用抵当汤时，改用大黄廋虫丸，则原本可较快痊愈的病，过了很久方愈。“世有畏方剂猛峻而改用轻剂者，以是前车之鉴。”表明了曹颖甫主张猛峻方剂的态度。

姜佐景按：余未从师前，曾遇一证。病者为一肥妇，自谓不病则已，病则恒剧。时当炎暑，初起，微恶风寒，胸闷，医者予以解表祛暑之方，二剂而病增。改就伤寒专家诊治，予淡豆豉、黑栀子等药。三日病更剧，专家拒而勿治。病家计无所出，乃问道于余。细审病状，胸中闷热特甚，以西药消炎膏涂其胸部，则热气腾腾上冒，如蒸笼然，且苦咯痰不出，得少许，皆黏腻不堪，以二指引之，不断如线，大便不行，全身壮热，口渴引饮，病殊棘手。因思前医既汗之不解，乃予大剂白虎以清之。服后，成效渺然，胸中闷热如故。遂亟请更医，投以化痰之剂，若枳实、竹茹、象贝、杏仁之属，都为一方。服竟，得寐片刻，醒则依然。病家迫不得已，乃赍重金，敦延负时誉之名医某。医至，持脉不二分钟，辄详言病状，历历如绘，旁听者咸惊为神。于是展纸书案，洋洋大篇，积满二笺，得数百言。其大意曰：湿温为病，汗之不解，清之不愈，仅可用辛平一法，以宣泄之。倘发白痞，则吉，否则危。其方药第一味，为枇杷叶三钱，去毛包煎，余如象贝、杏仁、蝉衣、丝瓜络等，悉属王道和平之品，量亦绝轻。方成，其家人持以请教最初之医，医曰：此方和平，任何人，任何时，服均无损。于是病家遂与服。服后效否，自在阅者明鉴之中，无庸赘陈。然病家笃信名医，名医自为悉心调治。果出白痞，悉如预言，先后四十余日，病乃渐瘥。余深惭从前学植疏浅，及今追忆，此妇之疾，实大陷胸汤证也！观其胸中苦闷之状，如顽敌负固而守，恰无二致，不有劲旅，如甘遂、硝黄等将军者，安能披坚陷阵，而底于平哉？然则陷胸二字，其义亦深长矣。

姜佐景认为应该用大陷胸汤尽快地治好疾病，而不应该用王道和平之品，先后四十余日，病乃渐瘥。换言之，猛峻之剂，虽副作